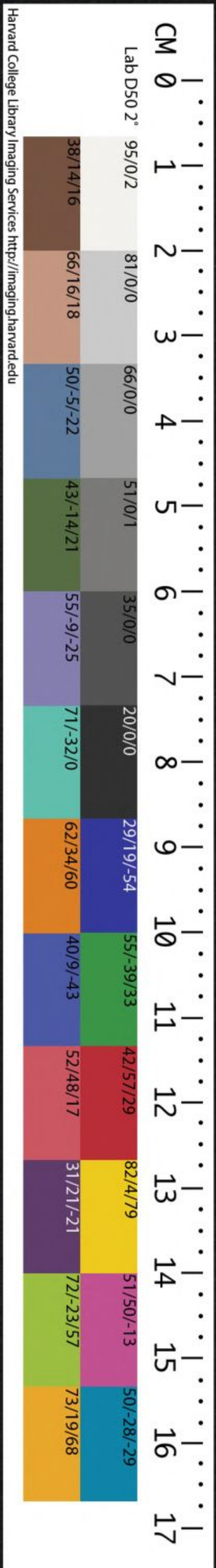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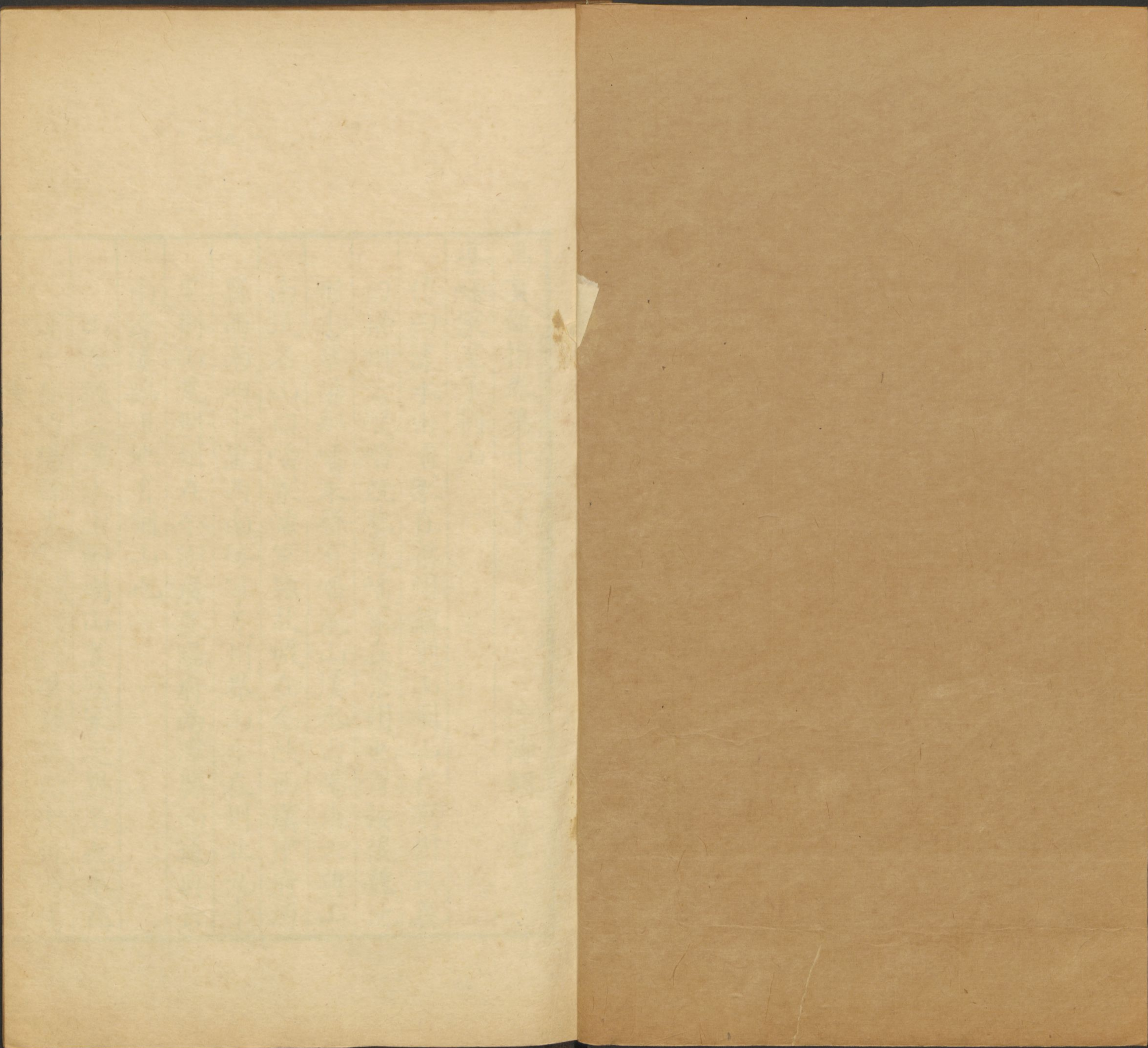
T 345/423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07





禹貢錐指卷第十一下

德清胡渭學

導嶓冢至于荆山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正義

哈佛大學哈佛葉京圖書館珍藏印

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荆山見荆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南漳漢臨沮地有荆山也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嶠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

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

禹貢錐指卷第十一下

漱六軒

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

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

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

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金牛故城在寧羌州西北本漢

廣漢郡葭萌縣地蜀為漢壽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

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

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

里天寶初徙治於此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寶曆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

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為

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於西縣界復置三泉縣

隸軍今為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

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後又省二

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

軍為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

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

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

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

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

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

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為禹貢之嶓冢

無疑也

金牛故城有二一在通谷鎮元和志云武德二年

分縣谷縣通谷鎮置金牛縣者是一在白土店寰
宇記云廢金牛縣本名白土店開元十八年移治
於此西去舊縣三十里南臨東漢水者是通谷鎮
今在寧羗州西北白土店即金牛鎮今為驛在州
東北七十里也嶓冢山元和志云在金牛縣東二
十八里蓋襲括地志之文據舊縣言之也吳幼清
不知乃云在金牛鎮東二十八里大謬續通典九
域志皆云金牛鎮在三泉縣東六十里則舊縣西
距三泉三十里而寰宇記云山在三泉縣東二十
八里則反出舊縣之西矣蓋二乃五字之誤三泉
東至舊縣三十里又東二十八里為嶓冢山共五

十八里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
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
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
流為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為禹貢之嶓
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
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
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
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
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
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

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為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為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為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養與漾通或作潒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

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為西源在氐道者為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

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為得其實

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漢志南郡臨沮縣下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

水所出通典云臨沮故城在當陽縣北而南漳亦

臨沮地按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

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有荆山今南漳縣西

少北八十里之荆山是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

荆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荆山後漢志臨沮縣有荆山劉昭曰荊州

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

即卞和抱璞之處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

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雲

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

沮出荆山杜預曰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蓋山

異名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荆山荆山在景山東一

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峰競舉而荆山獨秀

元和志云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

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寰宇記云南漳縣荆山頂

上有池喬松翠柏列繞其旁

內方至于大別

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地理

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也

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

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蔡氏曰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西北竟陵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州東漢陽縣即今漢陽府治大別山在其東北水經注所謂翼際山也

後漢志竟陵縣有章山本內方劉昭曰荊州記云山高三十丈周百餘里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山上有古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漢水附山之東傅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陵通典云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渭按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置長壽宵城二縣後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

初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編縣置長林
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陵故
宵城後周改曰竟陵雖襲漢縣之名而章山元不
在其地也唐貞元末析長林置荆門縣宋為荆門
軍元降為州明省長林縣入焉故章山今在州東
北與鍾祥接界此山在長壽不在宵城之明證也
水經以章山繫當陽豈以古當陽本在今縣東百
四十里綠林長坂之南故山在其境與元和志云
內方山在沔州漢川縣南九十里漢音義漢川今為漢
川縣屬漢陽府此別是一山寰宇記謂即禹貢之
內方非也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定
四年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
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
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
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
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
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即沔口矣沔左有却月城故
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羨音夷元和志魯山一名大
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
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

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為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小別一名甌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詳見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渭按岷漢書作嶧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曾氏曰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嶓冢也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為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岨嶠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

渭按岷山地理志云在蜀郡湔氏道徼外湔氏道今為四川松潘衛山在衛西北衡山縣本漢湘南縣今屬湖廣衡州府唐志衡山縣有南岳祠元和志云岳廟在縣西三十里衡陽今府治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

嶺而歷天彭關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即
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
在汶山郡左封縣唐悉州治東至翼州一百九
十里今疊溪營西有廢翼州此皆謂在松
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駝國漢以
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
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
出汶江道徼外嶠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
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
都即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
鷲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
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

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此皆
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緜虜
郫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為
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
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灌
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
十里蓋即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
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即其故城括地志
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
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
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

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谷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氏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氏道西徼外者也

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傳云衡山也後漢志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曰郭璞云山別名响嘯湘中記云遙望衡山如陳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水經注云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容峰此處恐有脫誤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困一名芙蓉容峰最為竦傑自遠望之蒼

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

峰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响嘯山為

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

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

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

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

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鴈為首嶽麓為足嶽麓在長沙故唐志潭州湘潭

縣有衡山長沙記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

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為最高韓退之曰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顧璘遊衡山記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

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巡曰南岳衡山也下文又云霍山為南岳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

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渭按徐靈期記云衡山為南岳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為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為南岳此蓋本方士家言漢武信之遂移衡山之祭於灊霍其實南岳曰衡山初無二名釋山後一條當是漢人所附益璞據不經之言以衡山一名霍山自古已然非由漢武不亦謬乎

或問岷山之陽從何起曰當起於灌縣杜光庭云青城乃岷山第一峰可證也曰斯言其足信乎曰

酈道元云青城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
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

見水經第三十
三卷江水注

按史記卓氏之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卓氏
云岷山下有蹲鴟而道元以青城山當之是青城
亦岷山也自南數之則為第一峰耳禹導山蓋從
此始循江而南且東以至於巫山乃不出三峽而
並夷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也難
者曰岷山之陽極其莽蒼子何以的知其所經余
曰禹導此專為江水觀導江文云東別為沱又東
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矣至于衡山觀九江之

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故衡不言陽

傳云衡山江所經非也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
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妄說如此此豈身為
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所為乎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正義曰地
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朱子
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
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
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
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

淺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

見九江
彭蠡辨

渭按九江即洞庭說見荊州漢志傳易山傳讀

曰敷今注疏本作博字之誤也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其說近是禹導山至此為豬彭蠡計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他日揚之所治唯茲二水豈非其明效哉

蔡傳云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渭按蔡說本朱子彭蠡九江辨以經義觀之此過者自當為導山之人若與之辨山脈則又安知岷之北支為衡者果盡於九江之西而廬阜為南支之盡處也邪朱子本謂禹所表識諸山非若今論莽法者之所言即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所以深見其說之謬語意圓活蔡氏述之則未免實且滯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焦弱侯云蔡氏之說蓋本其祖父牧堂西山此亦能窺見其微山脈與地脈何異恐未足折東坡於泉下也禹既至衡山循湘水西岸而北渡湖至巴陵所謂

越洞庭之尾也自巴陵循江水南岸而東踰廬阜抵歷陵所謂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古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禹導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所行皆在其境而蔡傳謂江淮地偏禹或不親行且三苗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亦未敢深入故誤以彭蠡為江漢之所匯豈其然乎殆不然矣

古文以歷陵之傅陽山為敷淺原當有所本今欲知山在何處必先明縣在何境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渭按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

蒲塘驛後改為場五代時楊吳升為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為漢歷陵縣不知何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邪黃子鴻深疑之嘗為之辯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餘汗鄱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也因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為是且曰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也今按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里三國吳至隋皆為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府城

西當即為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星之畔也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體故謂之傅陽山猶彊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為二處非也禹導山至此彭蠡三江之形勢皆在其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谿無甚水患禹自此還矣

德安縣即唐蒲塘驛據杜氏所言則傅淺原當在縣南而敷陽山在原西相去數十里宋羅泌曰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傅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然則此

望夫山即杜所謂傅陽山而此傅陽山乃杜所謂敷淺原也文獻通考德安縣有傅淺水吳幼清云德安即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是皆遵通典之說渭按周景式廬山記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圖云周四百餘里疊嶂之巖萬仞鄴道元曰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然則禹導山至此胡不一登其巔覽彭蠡三江之形勢而乃抵蒲塘而遂止此亦事理之難信者且其所謂敷陽山小而卑北距大江東南距鄱湖皆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之不足

以望遠彭蠡三江之形勢未悉奚為遽改轅而北邪以德安為歷陵而指縣南之山為敷淺原恐屬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佑而信之也

朱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庠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宜耳又答程泰之書曰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為江入海處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為敷淺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金吉甫云

敷古文作傅傅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亘要不過山中高平之地耳若此者不一而足安得舉體而名之曰原王耕野云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為高山可知近朱長孺亦云傅陽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也朱子疑庠小不足表識繹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蓋傅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名之為山耳導江漢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

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邪此說是也今按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

化星子二縣之境

南唐改尋陽縣曰德化今為九江府治宋升德化之星子鎮為縣今為南康府治縣以落星石

得名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湖中有落星石周廻百餘步高五丈今在城南五里湖中梁書王僧辯破侯景于落星灣即此地

星子舊

以為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鄡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鄡湖之東北則都昌為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蓋柴桑故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今為德安縣在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漢柴桑地西連

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焉而歷陵與鄡陽俱屬

鄡陽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唯星子可

以當之

歷陵故治當在湖西今星子縣地其境則跨湖而東宋元嘉初廢歷陵蓋舉石印以東併入鄡陽而其西則併入柴桑故星子

鎮屬德化耳

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

無奇選勝者所不道而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耳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不即以高山為平原犯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為少優云

廬山最高且大禹不以其山表識而顧紀敷淺原

蓋以所導之盡處為言耳自岍岐以至荆山截薛

其所必經也而不言截薛言荆山自九江以至敷

淺原廬阜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廬阜言敷淺原皆其盡處截薛廬阜則包在至于二字中也廬阜為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乃堪輿家說愚謂敷淺原在廬山東南之麓迫近彭蠡禹導山至此而還故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為表識亦無論其山脈之盡與不盡也

正義云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是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創此

說孔亦當為三條也渭按三條之說昉於班固四列之說出於鄭康成蔡傳云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導岍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嶓冢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為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詳矣然以岍岐荆為大河北境之山則猶未當蓋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槩言大河北境也吳幼清說此節云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壺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如此即無病矣朱子於

二之中各分為二吳氏又於四之中各分為二首節以逾河入海為限後三節則以至於某為限也

四列長於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於怪余曰陰

陽字只作南北字用於義無害朱子據導字分南

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

唐天文志僧一

行言山河兩戒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遂立此義大路之制託始於椎輪

學者習朱蔡而忘其所自輒詆康成殊可笑也然

當日導山本意不過視大川之所經為導者之所

行初未嘗預設為四列以繩其轍迹也洪慶善云

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大本無

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也余謂導山亦然

本無列之可言自說經者就大禹之迹以為列遂

覺九州之山實有此四列耳孔傳云凡此皆先舉

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

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世皆宗其說

然此章紀隨刊之實事自不可少非故設為導水

張本亦非因逐州之下不相聯貫而復條列之以

見其經緯也然則本意云何曰莫善於陳壽翁

櫟

之言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眾水大槩岍岐之

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蟠冢之列
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明此義則枝蔓
之辭一切無庸矣

蘇傳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
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
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
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
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
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
之山首蟠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是江不能絕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曰禹之治

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
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
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來若今論葬
法者之所言也渭按地脈之說出於蒙恬其流弊
為郭璞之葬經味別之說出於許敬宗其緒餘為
陸羽之茶經蘇氏所解者禹貢也而以地脈言山
以味別論水真通人之一蔽朱子闢之是也然其
說亦有不盡然者王耕野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
但於水有干涉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者必高大
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岱山
揚州灑山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綿亘皆數百里何

禹貢金指卷第十一
故略不紀載邪此言規朱不為妄愚所以獨有取於壽翁也

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隨刊不及而
施功及之亦或州境之所分與貢道之所經也冀
之梁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惇
物積石龍門是也有見於導水之下而導山無之
者以其山之臨水也而特志之隨刊則未嘗及也
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龍門大伾江
之東陵是也有見於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岍
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外方陪尾內方敷
淺原是也有再見者北條之荆壺口太岳底柱碣

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是也有三見者岐鳥
鼠太華嶓冢岷山南條之荆是也或有或無或單
或複皆有至理存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禹貢金指卷第十一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二

德清胡渭學

導弱水至于合黎

釋文弱本或作弱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

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也鄭玄亦以為山

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

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

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

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

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

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

氏曰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

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濬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為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為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為肅州衛刪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為隨山導水為濬川夫導山即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為濬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為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為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為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

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
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
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
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
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
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
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
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
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

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為逐州之下諸
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為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為出張掖刪丹縣鄭康
成曰眾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
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接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

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

窮石山也

衛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為山丹州明改置山

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岍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即岍字之誤

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州衛北

寰宇記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

又西逕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

之間寒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為張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

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

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為張掖河

漢志張掖麟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

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

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

弱水又西北逕高臺

所北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為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十里

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

河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三面其在甘州尚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為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涉

又西逕鎮夷所南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

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高邑李滌禹門云鎮夷黑水即張掖

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

約寬十里北行百餘里匯為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

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為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

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為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

井皆飲此水其南為天山西北為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比

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狀禹門以

目驗得之最為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

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從韓汝節以此為界雍之黑水非也

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州

衛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又東北逕居延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

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

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

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

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

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孺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

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

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

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

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其下流不知所歸據

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

漱六軒

高貢錄卷第十二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為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碇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

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即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為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為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為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

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
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
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
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
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其水西
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
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
臨媯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媯水即弱水邪蔡
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
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
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宋文帝
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
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

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
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
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
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麌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
出沙漠至粟水緣水西行過寶憲故壘次于菟園
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
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
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為近此皆不詳考
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

之媯水為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
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媯水通為一川經何不
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
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
弱水夫西海即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為然
在程則以為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
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
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
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
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

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為弱水所出故非之
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
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
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
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即崑崙丘弱水即郭注所
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即鮮水王莽
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為在西寧衛西凡
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真海也西海本名卑禾
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
北塞外詳見導河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
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

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
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
疊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
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為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
為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
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
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
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
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陁亦不
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為無稽之
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

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
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
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
詳辨之

漢志

鱓音鹿

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

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
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
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
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
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為弱水之正源出鱓得者為
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

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荷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

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為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

洋則以是為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定為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

十里今為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在肅州衛西八百六里楚辭招

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

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

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

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

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真

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艸四面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

以壇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為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寔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蓋亦

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為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

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夷所
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
為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然
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滌曰西北山高多
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余已
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
辨馬跡遇十數廢莊墻垣尚在房屋皆空問之土
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擡沙如擡雪遇一年西
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墪院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
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渠灌
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

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弱水
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
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尚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為流
沙也哉近世經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
東北之正流宜其俵俵而無所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
據雍州之文則以為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
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為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
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
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西禹所循行者止
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

再真錄卷第十三
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撥此化工筆也世都憤
憤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為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
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
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崑崙山祠司馬相如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
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
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擘瑤木之禪枝兮望
閭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

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
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驕車渡弱水祠上
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
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
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
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即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
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
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
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以上
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而未嘗見且鴻

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
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
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為禹
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為
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
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
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
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
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

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為可知也渭
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
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
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
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
海也唯黑水所入為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
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
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
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

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為出張掖之雞山顏師古注同漢書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為槃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

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為禹貢之黑水邪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而又自為之說曰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

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
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為交趾二廣之
海是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為南海
乎今河州黃河之北唯湟水合浩疊水入河不聞
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
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流其當路之山亦非
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
水近為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
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
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
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

瞽說欺人真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為快也

易氏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
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
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
水為黑水一名樣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
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
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彌
諾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
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
西洱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
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

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為即金沙江出
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即古繩水東北
流合若水至夔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
即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
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
入海驃即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揮唐謂之
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為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
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
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即漾禪江大謬雲南諸巨川
若漾濞或作禪又作備闌滄潞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
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

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
流或為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
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
但不當目此為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
梁之西界亦即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
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
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謂界
梁州者當為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古之黑
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為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為梁
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

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為安南都護綽佐其
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
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
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為一三危雍州山也而
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為黑水所經之三危
此無異眯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
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
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
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
南為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

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
安得越河而西為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
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恐其
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
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
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舊
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
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
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
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

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傳
同叔非之曰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
葉榆縣葉榆澤為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
澤為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為證
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泠
縣今化外漢陸寺州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
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
水為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
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
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
遂以葉榆一水為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

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

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

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

既久祠或移之地遙設而望祀是亦臆度之說

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宕州

宕達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

為實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為黑水

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

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

求東女弱水以為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危山當

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輾

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

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野語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旣而補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奧地理者蓋即條支媯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

闡滄江路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闡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闡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闡滄之為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

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闡滄江為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為禹貢之三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在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

川據張立道事以證闡滄之當爲黑水闡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泝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闡滄之源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闡滄相接以入南海乎闡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

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
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
南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
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
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
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
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
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真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
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
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
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

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
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
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
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
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
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
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
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况
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
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

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

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闕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

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
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
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
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
化為平陸况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
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
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
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
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而孰
為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
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

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輩乎自古
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
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
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
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
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
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
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

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
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也

南

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
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

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闡滄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闡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

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旣無其迹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過三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徒有周譜以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

水之南是也

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幕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

蓋即出奢延縣者

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

注云渭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

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

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

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

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

是也一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

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

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

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

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

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安定

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

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

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即弱水

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

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

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

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

鴻鷺山今

名嘉峪山在肅州衛西舊志云即璧玉山也

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

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為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

在肅州者為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為中國病禹
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
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
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
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
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
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
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
西即為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為積石順道塗
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二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德清胡渭學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傳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

辯見導弱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

鄯州即西

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

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西南

百五十里

鄯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淵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

而

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

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

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

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為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

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

十七年為郡縣後没入吐谷渾遂不復况積石又

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

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

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縣地後漢為龍者音支城元和志

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音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

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宗咸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

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
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州即唐積石軍
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
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
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
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
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
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
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
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

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
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
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
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
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
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
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
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
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漢平帝時王莽諷羌

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克國請治湟陁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北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為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疊河南又

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喻糜相曹鳳上言

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州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又

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

里都不生艸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 又東流

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

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古城東西角

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秃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 又東逕石

城南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按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改曰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

十里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 又東逕邯川城南

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川注于河按廢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秃髮儂所置邯川護軍也 又東逕臨津城北

白土城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北為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即此矣按臨津城在今河州

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 又東左會

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 又東北右會二水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有石室

曰積書巖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因名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者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

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 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俱峙按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五里 又東與灑水合灑水導源塞外羌中

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即皋蘭山門漢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也
也離水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注于河地理志曰離水
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
八里離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東逕左南城石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
南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又東逕赤城北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
又東洮水注之沙州記曰洮水出強

臺山東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
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

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按曾城即臨潭故城在洮州衛西
南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故城即今岷州衛治降

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
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離水謬也

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
允吾金城郡治也西有湟水

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
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

都城南又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閭門河合即浩疊河也又東逕允
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元和

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
入黃河按蘭州本漢金城縣允吾浩疊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

有允吾故城後漢光初六年金城河水溢
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誥音門

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關

駟曰在金城西北今
蘭州西有石城津

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川志曰大河在金城

北門東流梁泉水注之
按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

縣也章懷太子賢曰
榆中在金城縣東北

又東逕天水北界苑川水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

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
沿山引水

又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

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
此水或因以名媼譌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
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
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逕天

水勇士縣北今靖遠衛西二百

又東北逕安定祖厲縣
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水出祖厲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且賴其故城

在靖遠衛西南
一百三十里

西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見趙亡懼自苑川遷于麥田即此 又東北高

平川水注之 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壘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城東又北逕三水縣

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又北入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平高縣北十里按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鎮原縣界為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固原州西二

里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 又東北逕昫

卷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按昫音旬箇其故城在今寧夏中衛

東唐為靈州 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鳴沙縣地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北地都青山亦稱峽口今寧夏衛西 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

又北逕薄骨律鎮城 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園也唐朔方所西南 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

本漢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刀雍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

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與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曠

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又逕典農城東 二城皆上尉馮參所治也 河典農都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 漢屬北地郡其故城常在今所西南 又北

與枝津合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 又東逕渾懷鄣

西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廢靈武城 又東北

歷石崖山西 山石自然有文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今在平羅所東 又北逕朔方臨

戎縣西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在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城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

里 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 舊朔方郡治 又東逕沃野故城

南 元和志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刀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南河出焉 見後 又北迤西溢於麻渾縣故城

東 朔方西部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呼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城今在廢夏州

西 又屈而東流為北河 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

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按高闕在廢豐州城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

臨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假地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州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山縣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

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合于河

又南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朔方郡治元

和志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植什賁之號蓋蕃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酈道元云

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蒸土加功堆堞雖久崇墉若新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中部都尉治在廢夏州北此又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蓋皆地名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廢豐州又東逕原亭城縣界之

南五原中部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豐州又東逕

東 又東逕柁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柁陽城即柁陽塞在柁陽縣西北後漢永

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柁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

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置九原郡治

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原北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八

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

郡城也 又東逕臨沃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北出石門鄭東南

流逕臨沃縣東注于河按臨沃屬五原當在朔陽縣西 又東逕朔陽故城南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

衛廢勝州西南漢志朔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西北至盧朐山謂之光祿塞即此按中受降城本秦

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大路 又東逕

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

北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親所經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

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平川去之次按緣胡山今在山西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楨陵即廢東

勝州也其故城在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

符矣從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南流入河沙

陵漢屬雲中郡 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今在平鹵衛西

又南樹頽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而南注于河沃陽漢鴈門西

部都尉治 又南大羅水注之水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又西南注于河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

又左得湍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呂梁洪水而注于河按平鹵衛西有呂梁山湍水口當在今河曲縣西北天

橋峽也 又南逕西河囿陽縣東囿水注之水出上郡白土縣囿谷東逕囿陰縣

北又東逕囿陽縣南又東注于河按今米脂縣西北有囿陰故城囿陽當在其東北也囿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囿洛之間即此水 又

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按榆林塞在廢勝州南界亦謂之長榆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

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東逕土軍縣西漢屬西河郡今為石樓縣 又

南逕上郡高奴縣東今膚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逕河東

北屈縣西即夷吾所居邑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 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

狄于采桑是也 又南逕皮氏縣西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書序祖乙圮于耿即此 北屈故

城西十里有風山元和志風山在慈州吉昌縣北三十里 風山西四十里有

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

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

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 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

二水已見上文 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自西來

注之 州在臨洮府北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關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

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 又東北逕州北 夾河有灘宜播

甚為民利 又東北逕金縣北 縣在蘭州東九十里 又東北逕靖

遠衛北 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鶡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

衛西南百里烏蘭關漢祖屬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 又東北逕寧夏

中衛南 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平河流益盛衛東南

號鳴 又東北逕靈州所北 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

沙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衛屬

曲自澆河至故昫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亦謂之河曲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陝西

都司宋為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景祐中元昊升為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界二百里東至榆林

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又北逕平羅所東舊名平虜在寧

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又北逕榆林衛西

出塞逕廢豐州西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金元為米脂縣地名榆林莊明正統二年築榆林城順七年置榆林

衛治焉北至邊牆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為懷朔鎮隋始置豐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折

而東逕三受降城南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置也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

為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酬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波葛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

百餘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為振武營田和羅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折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廢勝州城在榆林衛

東北四百五十里本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隋置勝州治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舡楫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為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鄯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為朔方郡地隋唐為豐勝二州地明為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

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為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為最近云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

保德州

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

五百二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里

地西

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神木在葭州東

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里興縣在太原府崑崙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

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

九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

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

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天縣黃河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

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

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

少南百五十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又南逕宜川縣東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西南

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鼉鼉魚鼉所不能游按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

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
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

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

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

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

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鯉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六

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此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

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

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

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

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

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

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

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

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

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

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

本鑿山即闢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

自積石耳穎達復為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

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
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
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
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為近然計東城至安

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為施功遂積誤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

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為一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為荒遠也

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為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為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間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為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

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

其繫之

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為吐蕃所據耽
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
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
以河州為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
入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
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為弼
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
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沔
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

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天之
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沔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
里至不可為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
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
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

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
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
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
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
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
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
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
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
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隅西流逕其北又

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
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
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
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

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
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
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
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
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

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

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

水濁滄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為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閭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于寘

徒賢反

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為崑崙武
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
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
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
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
多方推測奚為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
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
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
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
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
院自玉門陽關西則限自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自為潛行地下南
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
所在多有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為中國
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
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

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酈注曰禹本紀

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都焉渭按此渤海當在蔥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菴牢蘭之類非真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為中國河而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字為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蔥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蔥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泐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蔥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

又南入蔥嶺山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二百餘里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

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蓋承其誤氏音支

南又西逕安息南

城臨媯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

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渭按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難兜罽賓等國者則西流入西海

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菴海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

又西逕四大塔北

釋法顯所謂竺刹尸羅國也

逕陀衛國北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渭按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為之發明人

始知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嶺之東大惑不解矣

河水又東逕皮山

國北

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又東與于闐河合

南源導于闐南

山俗謂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渭按南河即于闐河也

又東北逕扞彌國北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

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

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

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逕且末城北左會南河合流東逝通為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按澤即牢蘭海

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上承北河于疎勒之西東北流逕疎勒國南又東北與疎勒北山水合北河

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疎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渭按北河即蔥嶺河也又

東逕莎車國南渭按漢書莎車國王治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又東南逕溫

宿國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北枝河右入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導姑

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者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渭按漢書都護治烏墨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焉者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墨山即山國也

又東逕注賓城南渭按此即上文所謂注賓河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即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雷轉為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

南流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今移置於此海謂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

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唯是積石

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

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

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

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

海六軒

海六軒

海六軒

海六軒

海六軒

海六軒

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
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
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
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
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
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
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為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
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
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
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
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水其言

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
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
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
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
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
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
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
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
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
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

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
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
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
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
以爲即西流注于泐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
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者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
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
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
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
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

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
是也問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
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
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
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
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
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
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
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
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為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

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頗纔及其山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即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

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
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
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
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
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
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
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
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
出積石爲中國河北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
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

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
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
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
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
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
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
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
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

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為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為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為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

山下河相連者為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

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

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

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

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

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以為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

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

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

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朶合

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

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

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

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關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

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

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

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

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

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

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

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

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

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

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抄河合折而西北流三

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

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

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

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

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豐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

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

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

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

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

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
破唯源發紫山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
得之朶甘思西部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
云朶甘思然則古書言河出
崑崙者皆屬虛記即吐蕃自云崑崙為河之所出
亦妄談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
佛書有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
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
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犛牛河為必力處
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

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
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
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
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
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
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
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犛
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
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為此說
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

討土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
曲先賊踰崑崙山即都實之所謂騰乞里塔也

明太祖實錄
云朶甘思

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
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鑿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
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
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
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
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
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
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
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

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
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
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
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
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
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
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
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
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
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蔥嶺之河不始於蔥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蔥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鄴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爲即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閔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沕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沕澤即鹽澤鄴道元云沕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深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狀也如是則其南

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洶湧之狀倍奇於
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
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
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
西南來即以為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
源之有無是為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
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即也孫
幹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河出吐蕃中特
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
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即如積石

為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
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
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為積石况
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
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為誕妄
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
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
今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
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為是元史為非苟無其迹而
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
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

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辦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